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41
30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四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30日星期一
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赛义德·沙赫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安德雷森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中文定本将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上午11时1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0年5月28日巴基斯坦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66)。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巴林、古巴、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和奈克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萨法尔先生(巴林)、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埃拉拉比先生(埃及)、苏翁多先生(印度尼西亚)、阿里先生(伊拉克)、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比萨拉先生(科威特)、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哈利姆先生(马来西亚)、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拉腊基先生(摩洛哥)贾马尔先生(卡塔尔)佐瓦维先生(沙特阿拉伯)、吉戈先生(塞内加尔)、阿丹先生(索马里)、阿卜达拉先生(苏丹)、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哈马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莱尼先生(也门)、穆耶齐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的成员，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乍得、民主也门、吉布提、加蓬、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伊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尔代夫、马里、阿曼、乌干达、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上沃尔特等国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布扎比亚先生（阿尔及利亚）、凯斯利先生（乍得）、哈姆扎赫先生（民主也门）、法拉赫·迪里尔先生（吉布提）、恩奎马-姆巴先生（加蓬）、库亚特先生（几内亚）、费尔南德斯先生（几内亚比绍）、谢米拉尼先生（伊朗）、埃勒加里阿尼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萨利姆先生（马尔代夫）、萨马基先生（马里）、阿布勒-纳赛尔先生（阿曼）、吉拉拉先生（乌干达）、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韦德罗戈先生（上沃尔特）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的成员面前有一项决议草案（载于S/14031号文件），提案国是：巴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提案国通知我说，下列各国已经加入为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阿尔及利亚、乍得、民主也门、吉布提、埃及、加蓬、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伊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尔代夫、马里、阿曼、乌干达、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上沃尔特。

第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在这次辩论中，埃及已经表示和说明它对圣城耶路撒冷的立场，因此不须加以赘述。我要求发言，只是想另外提出同安理会的审议工作直接有关的几点意见。

埃及的既定政策是责斥和反对旨在改变耶路撒冷的法律和政治地位的任何企图和措施，在这方面，以色列最近宣布决定将总理办公室搬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区，

(埃及)

埃及对这项决定的时机和影响，深感遗憾，表示反对。更有甚者，据今天早上某些无线电台报导，以色列议会已经决定开始进行关于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法案的初读。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接到我国政府的任何情报，但是选择在安全理事会预定开会的前夕宣布这样一访挑衅的非法措施，是一种凶兆，也是冷酷无情。如果采取这种措施，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有30多个国家共同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S/14031)。埃及仔细地研究了这项草案。我们满意和赞赏地注意到这项草案的各项规定都是以我们衷心支持的两个基本观念作出发点：第一，草案坚决重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前各项决议，这些决议声明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无效的。埃及始终支持所有的这些决议。第二，草案表明一项基本法则：即不容许以武力取得领土。这项法则的唯一必然结论就是被占领的领土必须终止占领的局面。占领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和军事结果都必须终止。

由此可知一个占领国必须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并载列其责任和义务而具有约束力的有关法律文书。记得1949年《日内瓦公约》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必须承担一项特定的责任，即“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安全理事会是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机构，因此必须代表国际社会承担这个共同的责任。

奉我国政府指示，我国代表团已加入成为决议草案S/14031的共同提案国。再者，我要告诉安理会，几天以前，埃及在塞拉利昂弗里敦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发起并提出一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政策。这是我们再次具体表示反对这种只能产生有害影响的政策。

最后，我要再度强调埃及坚决致力于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为永远维持使用武力造成的现状而采取的一切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的、有害的、有阻于寻求和平。短视的政策是以制造所谓既成事实的错误观念为基础；我们不能指望出现奇迹，从这种政策中产生出真正的和平。应该让埃及倡导的和平精神有适当的机会浸

(埃及)

透积年累月的不正义现象和互不信任的态度。最近萨达特总统说过：

“浪费在徒劳无功的事情上的精力，应该改用于寻求创新的途径来促进和平。掠夺土地和在别人的心腹地区树立敌对的政权，是不可能导致和解的”。

我国政府认为，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毫无疑问将进一步肯定以色列的政策和以色列对圣城的意图是非法的。埃及再度呼吁以色列尊重其国际义务，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命令。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扎比亚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安理会今天开会辩论目前中东的局势，阿尔及利亚代表团重申它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我们已经说过，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始终相信你的判断力，因为你在这个特别繁忙的月份主持我们的辩论，具有非常艰巨的责任和莫大的荣誉。

这个月，安全理事会已经开过几次会议，讨论种族隔离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问题，因为这个政权无缘无故对主权国家加紧进行侵略。安理会又再度开会设法寻求一种办法来对付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在中东单方面企图采取的措施。这些事实显示各该地区的国际局势越来越令人担忧，越来越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局势是由在各方面都很近似的两个政权造成的。这两个政权蛮横和放肆的态度是它们共同信仰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安理会曾经一再提到并且一再谴责这种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方式。它们共同信仰的教条是种族主义，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扩张主义和并吞，它们喜欢的手段是使用武力。再者，截至目前，它们确实觉得有恃无恐，因此他们蓄意蔑视国际舆论。

安全理事会目前的会议是应伊斯兰会议的请求召开的。伊斯兰会议已经一致非常强烈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企图采取的措施，即并吞耶路撒冷。

我们已经在安理会聚精会神地听取了许多国家代表团的发言。它们普遍地表现出同样的愤慨，也就是表示国际社会拒绝赞同以色列逐步升级的政策中的进一步

(阿尔及利亚)

行动。国际社会的这种自然反应雄辩地证明圣城的重要性。

实际上，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首都，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看，一直是巴勒斯坦一个主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和平、团结和宽容的城市，因此，本质上它具有有一种神圣的性质。

耶路撒冷问题的严重性是众所周知的；国际社会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表示关切和团结，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因此我们不赘述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以免安理会的成员不耐烦，因为这些事实已经很详尽地讨论过了。

实际上我们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是基本问题的一面，这个基本问题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30年来，这个问题激动国际舆论，但没有得到结果。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今天我们讨论的事件同它的自然架构分开来谈，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惯用的牵制战术就是把整个问题弄得支离破碎，诱使国际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的并吞政策所产生的某个具体结果，从而将辩论的重心从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事实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关于这方面，侵占领土、制度化地镇压平民、执行移民政策、一再侵略阿拉伯国家，以及现在企图采取的措施，都属于同一个策略，都是在以色列处心积虑、精打细算的政策范围之内，都是以色列决心实现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天然盟友帝国主义的最后目标的步骤。

以色列尽管受到国际社会几乎一致的指责，尽管受到多般谴责，仍然表现同样蛮横的态度。因为帝国主义保证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使以色列有恃无恐，才敢采取这种轻蔑藐视的态度，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帝国主义精心选择的一个工具，用来保障它在那个地区的利益，就好象用南非来保障它在南部非洲的利益一样。

我们应该认识到，《戴维营协定》也是在帝国主义战略的纲领之内，并且是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的牵制战术，现在已经证实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抹煞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另一方面使一个交战国变为中立，借以削弱阿拉伯人的阵营，从而加

(阿尔及利亚)

强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潜力。

这个过时的战略因为违反历史潮流，因为忽视各国人民的存在和重要性，因为抹煞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不管它策划得如何周详，总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这次中东问题的辩论期间，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曾经明确地表白了它的立场，它始终深信必须充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才能解决这一连串的危机。

尊严被蹂躏、权利被剥夺并且受到实际虐待的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期望今天国际社会坚决谴责以色列的占领和镇压政策。

因犹太复国主义行政当局采取逐步升级和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而产生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不断的威胁。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负有责任，所以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这个辩论是通过安理会对以色列进行的一长串行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一长串政治战行动的另一个步骤而已，不过今年年初以来逐步加紧。

我曾经就这个辩论的某些方面提出意见，并且答复了在我之前发言的一些提出的问题。

如果对辩论期间提出的每一项指控和歪曲言论都提出答复，要花很长的时间。有人在此地发表一套又一套理论，外表上看起来是正当合理，但实际上根据的是一些值得怀疑主张。其中有些完全是虚构。让我只举出一个简单而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发言人说，从1967年以来，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约有30%的面积被并入耶路撒冷城的范围。去年约旦代表已经提出过这种完全错误的说法，并且遭到适当的驳斥。现在居然有另外一个代表再度提出这种说法，更是令人惊讶。

事实上，耶路撒冷城在现有界限内的面积还不到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地区的2%，约计108平方公里，和1967年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市区和约旦人市区的总面积几乎完全一样。

我曾经提醒安理会不要让人把煽动和偏见带进这个辩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讨论却完全受煽动和偏见所支配。安理会被听到的是代表某些国家发言的人重复的滥用，这些国家一心一意谋取自己一派的利益，不顾别人的权利和意向，不顾事实，也不关心耶路撒冷的人民。但是歪曲和骗人的言论，不管在这里反复说过多少次仍然是歪曲和骗人的言论。尽管在这里反复说个不停，假话总归是假话。

耶路撒冷有三大宗教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和圣庙。它也是一个熙熙攘攘、活力充沛、日益扩展的城市，420,000人口以此为家，他们的幸福有赖于这个城市的和平与进步。它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和中枢，也是一个民族的首都。

(以色列)

耶路撒冷是一个应该受人景仰尊崇、令人肃然起敬的城市。它不应该被当作玩弄政治权谋的对象，或作为进行任何一种煽动或挑衅行为的借口。

阿以冲突的问题已经够复杂了。这种问题必须有和解的精神及互相容忍的意愿才能解决。这种问题需要诚恳的对话和真实的谈判。对于耶路撒冷问题尤其需要如此。

耶路撒冷拥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尊奉的圣地，是一个特别容易激动情绪的问题。因此，必须顾到耶路撒冷的尊严和特性，采取特别审慎和机敏的态度。

发起这个辩论的人把它视为他们对以色列进行斗争的另一回合。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此地利用阿以冲突，来达到许多与这个冲突毫不相干的可疑目标。这种辩论的目标往往是为发起的国家制造团结的假象，这种团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行动是打算掩饰某些国家集团内部分和分歧对抗的局面。

显然这些都是发起这个辩论的国家的主要目标，但是有别的国家也同它们联合起来诸如叫人不去注意阿富汗等难堪的问题。所以，发起这次辩论的人和各色各样支持他们的人并不是以符合耶路撒冷城性格的精神来出席安理会。虽然他们表面上谈的是耶路撒冷，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心里还是比较挂念喀布尔。

三千年来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城的独特关系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人类文化和精神遗产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耶路撒冷过去一直是、今日仍然是犹太人的首都。自从三十多年前我们恢复民族独立以来，一直是以色列国的首都。

而且，除了1948年到1967年这段时期暂时被人强行分割之外，耶路撒冷一直是个统一的城市。虽然迫害和不安全使犹太居民在某些时期人数减少，但是全世界犹太人一直念念不忘耶路撒冷，一直盼望返回耶路撒冷。十九世纪初期开始有现代人口统计资料可供参考，从那时以来，统计数字不断显示犹太人在耶路

(以色列)

撒冷城居民之中始终不断占大多数。

自古以来一直到1948年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结束为止，耶路撒冷一直是个统一的城市。到1948年为止，全城约有三分之二的居民是犹太人。其余的人包括阿拉伯人以及其他非阿拉伯人。因此耶路撒冷的内城——一般称为旧城，除了犹太人区和穆斯林区以外，还有基督教徒地区和亚美尼亚人地区，这些地区住着各种各样的民族。

1948年，阿拉伯人发动侵略，宣称其目的在于摧毁诞生不久的以色列国，约旦侵入和占领了耶路撒冷东部，因此耶路撒冷成为被分割的城市。自那时起到1967年为止，约旦不断力图改变耶路撒冷城的东部的面貌和人口组成。尤其是约旦不遗余力地消灭城内犹太人存在的痕迹和犹太人的历史。我刚才说过，这种情况持续了19年，直到1967年耶路撒冷城再度统一为止。

凡是真正关心耶路撒冷的幸福的人都不可能希望看见耶路撒冷回到1948至1967年的局面。

我们对耶路撒冷的立场有案可查的。自1948年以来，我们曾经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举行的许多次辩论中公开表明这个立场。我们一再声明，关于耶路撒冷的任何讨论，既不能够忽视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历史上的地位，及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城历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忽视犹太人——只有犹太人——一直将耶路撒冷视为他们民族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和唯一的焦点。

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先生在大会分别于1967年21日和29日举行的第1529次会议和第1541次会议提出我们的立场。埃班先生在1967年7月5日的信中详细说明了以色列政府在1967年6月27日对统一后的耶路撒冷城采取的行政和市政措施，那封信附于1967年7月10日秘书长的报告后面，作为当天A/6753*-S/8052号文件分发。

1978年9月17日以色列总理给美国总统的信中重申了以色列的立场。那

(以色列)

封信附于当天《戴维营协议纲要》后面信文如下：

“总统先生，我谨通知你，1967年6月27日以色列议会公布和通过了一项法律，大意说：现在颁布一项法令，授权政府根据此项法令的规定，对以色列国土（以色列本土—巴勒斯坦）的任何部分实施国家的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力。根据这项法律，以色列政府于1967年7月宣告耶路撒冷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城市，是以色列国的首都。”

因此，指控以色列正在改变耶路撒冷现况的言论完全没有根据。指责以色列政府想要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我们很清楚，耶路撒冷的宗教和历史古迹，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以及犹太人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以色列非常注意耶路撒冷的精神财富及世界对耶路撒冷的关心。

1967年6月27日的《圣地保护法》显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各个圣地的政策中表明这种立场。这项法律保障各种宗教的信徒不受限制出入各个圣地的权利。

该项法律第一条规定：

“圣地应受保护，以免受到亵渎和任何其他侵犯，或发生任何事故而可能侵犯各种宗教的信徒出入其圣地的自由或侵害他们对这些圣地的感情情事”。

第二条规定：

“(a) 任何人如亵渎或以其他方式侵犯圣地可处七年徒刑。

“(b) 任何人如有任何行为可能侵犯各种宗教的信徒出入其圣地的自由或侵害他们对这些圣地的感情，可处五年徒刑”。

在这方面，应当再度指出，从1948到1967年总共19年，约旦禁止信奉穆斯林教的以色列公民到耶路撒冷旧城的清真寺祈祷。等到1967年耶路撒冷城重新统一，他们才有机会到旧城的清真寺去。

(以色列)

在约旦人占领耶路撒冷东部的19年期间，他们没有制订任何法律保护耶路撒冷的圣地。相反的，约旦有计划地拆除耶路撒冷内城的犹太人居住区。有五十八个犹太教堂和礼拜堂被拆毁。橄榄山的犹太人古坟场受到亵渎。圣城内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和历史文物都受到亵渎。

自1967年以来，耶路撒冷再度成为门户开放人人都能去的城市。神圣的建筑物重新兴建，礼拜堂重新祝圣。自1967年以来，除了犹太人游客以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教和基督教观光客和朝圣者到过耶路撒冷，在清真寺和教堂里自由自在地作祈祷和礼拜。这些观光客和朝圣者包括敌对的阿拉伯国家的几十万公民；他们也一样能够自由进入他们圣地去作礼拜。所有这些游客都可以证明所有各种宗教的信徒都有充分的自由进入所有的圣地去作礼拜，这是耶路撒冷城史无前例的事。

以色列政府为保护圣地而采取的措施只是它努力确保尊重全世界对耶路撒冷的关切的办法之一。以色列已经充分表现它有决心和能力来保证全世界对圣城的关心。它已经保证三大一神教的圣地由各该教会当局管理，因此，在圣城的历史上，各个圣地能够第一次切实表现出它们是世界性的圣地。

我已经指出这个辩论的目的何在。让我补充一句话。这个辩论有被人利用来挑拨宗教感情并煽动宗教和政治情绪的危险。当然，安理会的全体成员必须一致认为把狂热、激动和仇恨带到安理会的会议上，是非常不适当的。

经验告诉我们，必须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这种问题。目前安理会在审议阿以冲突的任何一方面问题时总是争吵不休，在这种气氛中，不可能采取和维持这种公正的态度。安理会不能用积极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任何人对这一点还有任何疑问的话，看到这次辩论的形式和内容以后，心中一定不会再有丝毫的疑问了。任何人对于耶路撒冷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只要有一点粗浅的认识，看到过去一个星期有人在这个会议厅肆意表现出来的无知、偏见、歪曲和欺骗，一定会感到震惊。耶路撒

(以色列)

冷表面上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但这种歪曲和欺骗的话并不仅限于耶路撒冷问题。那些鼓吹仇恨和煽动暴乱的人借此机会把这次辩论扩大，成为另一次无情地中伤毁谤以色列的运动。安理会绝不能听任别人引诱而贸然采取只会损害到耶路撒冷和阻碍和平事业的立场。

以色列将继续努力谋求耶路撒冷及其人民的和平与幸福，维护耶路撒冷在全世界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民心中的特殊地位。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以色列代表有几次提到他所说的国家。一个人在1930年代才从捷克斯洛伐克——我深心极其景仰的一个国家——迁来，怎能说耶路撒冷是他的国家呢？其次，我在一两年前提到以色列人没收了占领领土内差不多30%的土地，当时我很明确指出，那是西岸被殖民统治的地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我详细开列已实行殖民统治的地区，占去西岸的整个中心地带。安全理事会的委员会同意我所举的事实和数学，安理会本身也表示同意。

我提到耶路撒冷时说，它已扩大了好几倍，现在它北面邻接拉马拉，南面邻接伯利恒，东面更不用说，直到汗阿赫马尔，西面达到整个山区。

我已经在很多场合驳斥以色列造成耶路撒冷肢解的政策和行动。我不打算现在再重复我说过话。现在让我来谈谈以色列声称耶路撒冷向来都是以色列的首都的话。

我们现在要结束一个星期来关于圣城耶路撒冷的命运的辩论，因此必须强调指出几个公认的事实。第一，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力假托历史背景，并且加以歪曲，企图为全世界厌恶的、不容许的非法军事征服和殖民主义辩护，在这个历史背景之内，科学的和考古学的细心研究工作已毫无疑问地确定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本地自古以来的居民是5,000多年前从阿拉伯半岛移到巴勒斯坦的迦南闪米特族阿拉伯人——那是先知摩西和他的门徒在迦南出现之前2,000年。犹太人，或哈比鲁人——意思是“游牧民族”——从迦南人、阿拉米人和腓尼基人学到他们的文化目标，他们

(约旦)

的心灵经验、他们的传统、甚至他们的方言，这几种人都发源于阿拉伯半岛，伸展到“肥沃的新月”，在那里创造了近东五个伟大的闪米特文化——阿卡迪亚、巴比伦、亚述、迦勒底和阿拉伯—伊斯兰联邦。难怪托因比教授说，以色列人是叙利亚文明的化石。先知摩西的门徒，就是从那个文明地区，特别是他们在阿克纳汤总治期间滞留埃及期间，学到一神教的观念，以代替一神教。

而且，学者们差不多一致深信迦南人和他们的亲族腓尼基人——他们两族互相有关系——是最先发明字母的阿拉伯人，在公元前750至850年将字母传给希腊人、拉丁人及地区更远的人。后来，阿拉米族的阿拉伯人把字典传播到原来叙利亚全境、及近东，现在这套字母还保留阿拉伯文的原名“Alef Baa”——就是alphabet(字母)。

有人在历史上故意曲解所有先知的祖先易卜拉欣·哈利勒——即亚伯拉罕，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学者们一致认为他的时代远在公元前1,900年。在语言、民族和宗教等方面，这纯粹是一个阿拉伯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与先知摩西的时代相差700年，摩西在亚伯拉罕之后从埃及到巴勒斯坦。亚伯拉罕当然是闪米特阿拉米族阿拉伯人的领袖，他的老家在阿拉伯半岛上后来才移居伊拉克。这说明为什么他被尊称为麦加最古老的礼拜堂卡巴寺的创建人。他教人崇拜阿拉，即启示全人类的宇宙上帝。在公元前13世纪，先知摩西离开原籍埃及，搬到迦南。他的门徒违背他的教训，崇拜他们自己所信的排除异族的上帝耶和华，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

在这整个时期，包括以色列霸占西岸的72年——这与迦南人5,000年来连续不断地住在那里相较，真是沧海一粟——在内，我们现在讨论的耶路撒冷和被占领领土的人口之中，迦南人占绝大多数。

据考古家和历史家说，乌鲁萨利姆的城堡，从前叫做迦南城堡或锡安山山上的锡安城堡——纳比—达乌德——在先知摩西时代以前2,000年和以后300年，一切征服者都攻打不破，直到大卫王控制城堡的水源，才成功地占领了城堡。

(约旦)

我考虑到安理会的时间宝贵，不想再钻研历史性的细节。但是鉴于古代的希伯莱人残酷地大力诬陷和诽谤古代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就象现在以色列人利用大众新闻媒介大力诬陷和诽谤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一样，如果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指派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偏见或错误的感情的高级学者成立一个工作队，把巴勒斯坦的历史当作伟大的古叙利亚文明的一部分，在近东文明的综合统一理论范围内，以分析的、客观的、和考古的方法加以研究，对于真理和现代文化演进的历史来说，将是一个不可衡量的贡献。

各种信仰的代表，包括不信奉一神教的人，都应该而且能够参加这一项研究。唯一的标准应该是正直和追求真理。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妥协态度和排他性，关于耶路撒冷命运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斗争——以色列人今天宣布他们将对以色列议会目前审议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法案进行初读——所以安理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有权知道实情，而不听信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进行的宣传。

如果任何人认为这是多余的，不在联合国的权限以内，我要声明我自己深信：颠倒是非、造成误解和彻头彻尾的诬陷，都直接间接地大大促成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他地方的人民陷于灾难之中。

第二，全世界的人都一致认为，不容许以武力取得1948年耶路撒冷的领土和1967年之后耶路撒冷的领土。实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以及联合国其他各有关机关都再三重申这一点。在不妨害《宪章》授权安全理事会采取的其他各种措施的情况下，如果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要求，请国际法院提出肯定的、明智的意见，指出对整个耶路撒冷的命运和前途所应采取的法律强制办法——当然不包括非法的军事征服在内——也许会有帮助。

第三，有些国家实际上盲目地全力支持以色列的征服，使安全理事会失去了作用。我们认为，既然全世界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支持耶路撒冷的世界性，在全体人类和信徒的庞大力量推动之下，我们就有能力采取各种各种极有效力的制裁措施来对付以色列和任何教唆以色列进行征服吞并的国家。我确信，我们这个地区有责任的人都会留意促成这种行动。

(约旦)

只要我们得到联合国的道义支持，我们就有义务执行最有效的措施，把耶路撒冷从逞凶施暴的人的掌握拯救出来。我们的决策人士和我们广大的人民不会逃避对这个最神圣的人类和道德问题的责任。

第四，以色列代表又象平常一样搬出他一向歪曲事实的话。我不要浪费安全理事会的宝贵时间，现在不加反驳。我要写信给安理会主席和各成员，逐点逐字地书面提出反驳。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感谢你再次准许我发言。我要向那些有良心、正义感和守法精神而不向庸俗的、极不值得的权宜之计屈服的会员国表示感谢。我只能为那些已经屈服和背离正义道路的人的灵魂祈祷。

于松先生（法国）：根据以色列最高当局的声明，以色列议会很快就要审议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要吞并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区，并把耶路撒冷定为该国首都。法国不能同意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希望这个计划不会实行。事实上，这个计划不仅是要采取再三被人谴责的措施，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区并入一个统一的行政实体；它的目的是改变这个城市的地位。

自1967年以来安理会已经多次审议了这个问题。在1968年5月21日第252(1968)号决议和1969年7月3日第267(1969)号决议里，安全理事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为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且实际上宣布这些措施都是无效的。这两个决议和其他很多一致通过的决议所针对的各会员国都没有执行其中任何一个决议。因此，以色列推行其既成事实的政策，是违抗国际社会的意志。

安理会这次会议所讨论的计划已经引起三大宗教的大多数信徒的强烈反感，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这三大宗教都在致力维护这个不可分割的精神遗产。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圣城，它不应该成为你争我夺的战利品。它必须仍然是个和平的象征。我们必须维护耶路撒冷独特地位和世界性。

由于这个理由，法国认为：以色列当局为了吞并它从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地区而采取的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例如建立和扩大移民点，都违反国际法的规则，因为国际法的规则规定管理国必须维护占领区的人口、经济和文化性质。

有人已经在这里很适当地指出，欧洲理事会于6月13日在威尼斯的最近一会议，通过下述的立场：

“九国认识到耶路撒冷问题对有关各方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九国强调它们不接受意图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任何单方面行动，并强调关于该城地位的任何协定都必须保证人人可以自由进入各个圣地”。（S/PV.14009，第3页）

(法国)

很明显的，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中摘录的这段话与它们对整个中东问题的立场是分不开的。如果不能按照在威尼斯提出的原则和条件取得全面的解决办法，就不能单方面解决耶路撒冷问题。

我要郑重地警告以色列政府不要执行迫使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讨论的那些计划。我呼吁以色列不要作出不可弥补的行动，那只会激起强烈的反应，破坏和平的机会。为了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我们必须在信徒之间，遵循正义之道，寻求和平。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国代表团非常专心地注意这次辩论的经过。我们听到的一些发言，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们听到了严肃告戒的话，有些发言的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措辞拘谨慎重，因此语气更加有力。

这次辩论再次大力强调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在全世界的重要性。我们英国人曾经好几百年同现在叫作中东的地区有密切的关系，比别人更不会忘记耶路撒冷多么强烈地打动这个地区以至全世界其他各地的人的心弦。

我国政府的立场很明确；我相信这对安理会来说不是秘密。东耶路撒冷是1967年战争发生时被占领的领土的一部分。它应遵守第242(1967)号决议所强调的原则，包括不容许用战争取得领土。

我们一贯坚持我们的政策，即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都不应该也不能够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绝不应让任何这种行动影响到这个城市的未来。

最近一次重申这个立场的是6月13日在威尼斯发表的《欧洲共同体九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宣言》。有些发言的人已在这次辩论中引述了欧洲共同体所说的话，最近一个发言的人是法国代表。因此我不再重复。

以色列自从六月战争以后许多年来对耶路撒冷的地理和人口特征诸多改变，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遗憾。我们惋惜以色列没有服从安全理事会以往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鉴于这个城市对于三大宗教几亿信徒的特殊意义，我们坚决敦促以色列避免再采取这种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只会加深这个地区内外的怨恨、灰心和不

(联合王国)

信任，从而在寻求中东冲突的全面解决方面加重原来已经非常艰巨的困难。

由于同样原因，回到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原来希望其中的一些措辞不那样尖刻。我们理解决议草案各提案国的激烈情绪，但是我们坦白怀疑决议中采用这种措辞是否会产生我们大家希望的效果。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罗维斯·马克苏德先生阁下。安理会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的。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在这次辩论期间，我们都被以色列代表强迫看他表演那种巧言狡辩的绝技，他的目的是企图消除全世界谴责以色列进一步吞并耶路撒冷圣城的措施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我们面对的或许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发现以色列代表设法破坏决议草案各提案国的信誉，破坏世界大家庭对耶路撒冷所持的一致态度和看法。

以色列代表甚至为了表示怀疑耶路撒冷参与《戴维营协定》各方的态度——这些协定并没有明白提到耶路撒冷，虽然这是问题的中心——已证实贝京先生就那个问题写给卡特总统的信用推断方式确定《戴维营协定》所了解的耶路撒冷的地位。我们不能确定参与那些协定的其他各方，就象贝京先生所了解，也同意《戴维营协定》附录里的定义所载的明确规定。

在那方面，我们发现埃及在解释这次辩论和辩论的主题时，确实地拒绝接受而且坚决表示不赞同以色列代表今天上午宣读的信中所说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这个词的定义。我们也确信美国不完全赞同那封信中提到的职权范围。因此，除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外，甚至《戴维营协定》的缔约国也不赞同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

(阿拉伯国家联盟)

因此，我认为这是作威作福地企图强迫国际社会不但接受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地位片面提出的定义，即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且承认以色列有权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和决定它要在耶路撒冷境内作任何事，不管对这个区域的后果也不管这个区域的和平问题。

以色列代表不但再三开口侮辱安理会，还诬称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怀有这次辩论无关的动机。他凭什么居然单独地、片面地、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地声称耶路撒冷不仅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是所谓的犹太人民的首都？

因此，我们面对着一种情势，是以色列要向安理会和世界大家庭摆出既成事实，确定不可更改的事实，这样一来，以色列对国际协商一致意见有丝毫的让步，就变成以色列一方的重大牺牲。这就是我说的巧言狡辩的绝技。

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城。但是象联合王国代表刚才说过的，耶路撒冷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东耶路撒冷自1967年以来就被占领。因此将它吞并是非法的。以色列企图片面决定阿拉伯城市耶路撒冷的命运，是企图篡夺安全理事会的职权，因为安理会负责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措施可认为适当或可靠。以色列认为它有力量麻痹国际社会的意志。它在耶路撒冷有效地这样做。因为以色列的这样做，我们认为那项片面的声明，以及贝京先生给卡特总统的信中所载的附录，大大地显示出《戴维营协定》的适用范围并不明确，我们绝对必须表示决不赞同，各方——特别是参加《戴维营协定》的各方——必须更明白地表示立场，谴责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地位提出的片面解释。

以色列的这种作威作福的态度，显示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国如何想方设法，一方面冒称自己有权采取措施（唯一的理由是这些措施已经采取），一方面叫人误认为以色列所采取的任何措施一定征得其他缔约各方同意。因此，同以色列一起签订《戴维营协定》的各方现在必须纠正过去处理耶路撒冷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问题时模棱两可的方法和态度。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先，我要说明一下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话可不可以相信。

早在1948年7月，当时的外交部长沙雷特先生说过下面的话：“在道义上说，我们同意11月29日关于耶路撒冷的决定，但不认为我们自己因此应受约束，不过我们不认为我们现在必须作出关于我们新的立场的任何明确的决定。”

我认为，这些话大致表明特拉维夫的政策及其代表的发言的可信程度。然而，现在必须引述圣经上的一些话。我想起弥迦的话，他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弥迦书》，第三章第九节）

他又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同上，第三章第十节）

弥迦又说：

“祸哉、那些……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華如此说、我筹画灾祸降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同上，第二章第一节起）

我们听了特拉维夫的代表发言，听到他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应受人景仰、尊崇、令人肃然起敬的城市”。（S/PV. 2241，英文本第13—15页）。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什么时候起对耶路撒冷感到肃然起敬？那些在1947和1948年向耶路撒冷丢炸弹的人，那些在耶路撒冷旧城的街道埋设地雷和爆炸物的人对耶路撒冷毫无敬意。他们是杀人犯。那些炸毁委任统治管理处文职人员组成的秘书处杀死100多个文职人员的人，都是罪犯，他们对耶路撒冷毫无敬意。

我再引述一句话：“〔他们〕企图叫人不去注意诸如阿富汗等难堪的问题”（同上，英文本第16页）。安全理事会讨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和暴行，迄今已有几十年，远在阿富汗问题发生之前。但是，美国及其走狗以色列国当然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高兴看到阿富汗问题的困扰，因为这件事的困扰，美国能够避免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它在中东的代理人对中东人民犯下那些罪恶和暴行。如果说有人在利用阿富汗问题，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现在我再引述一句话：

“十九世纪初期开始有现代人口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统计数字不断显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民之中始终不断占大多数”。(同上，英文本第16页)。

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看看1946年12月31日巴勒斯坦人口的统计数字。那时有1,845,560个巴勒斯坦人，其中608,230人是犹太教徒。如果统计数字是有什么含义，如果大多数居民的权利有什么含义，那就是说，巴勒斯坦绝不是那些犹太教徒的。但是，让我们来研究耶路撒冷问题。在耶路撒冷地区，有395,320个巴勒斯坦人，其中102,820人是犹太教徒。但是，如果有人专指一个小地区，说那个地区内有多少人信奉某种宗教，而自称拥有那个地区，那么我实在不知道应以什么作标准。这是对事实的另一种歪曲；或者说，他们实际上是以欺骗的方式曲解事实。

后来又提到1967年7月埃班先生提出的苛刻解决条件。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苛刻解决条件的内容。大会特别会议拒绝接受，从第252(1968)号、第267(1969)号、第271(1969)号和最近第465(1980)号决议可以推知，安全理事会也拒绝接受。

但巧妙的是，种族主义者仍然充满着军国主义的思想，企图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们苛刻的解决条件，居然到这里来发言，要求世界别的国家接受这种条件。但是，世界别的国家都不接受他们苛刻的解决条件。然后，他们提到《戴维营纲领协议》。这是怎么一回事？戴维营纲领已被大会拒绝接受，并且被认为无效。以无效的方法为基础的任何事情，都是毫无效力的。尽管其中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大会和巴勒斯坦人民都说过，《戴维营协定》是毫无效力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他们也提到以色列一项法律，其中第一条规定保护神圣处所。但是这背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论，就是把拿撒勒的美丽梦想家看作散播仇恨种子的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基督看作散播仇恨种子的人，既然如此，你们真的以为基督教徒会相信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基督教的圣地视为神圣的地方？

他们又说：“自1967年以来，耶路撒冷再度成为门户开放人人都能去的城市”。(同上，英文本第21页)。但是，问题不在可不可以去。这是当地举行礼拜的人和信徒的信仰问题。你们怎样对待城里的信徒呢？

今天《罗马观察家报》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我要引述它的话：

“这些社会的情形，同那些古迹和神圣处所一样，是大家所不能不关切的问题。”《罗马观察家报》是指耶路撒冷的宗教社会和国际社会，不仅仅是建筑物的问题，如果没有人举行礼拜这些建筑物就毫无意义。它们可能变成博物馆。实际上，教宗说过，他实在担心耶路撒冷的礼拜处所因为没有人举行礼拜而最后会变成博物馆。这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关心人民的命运——人的因素——不仅仅是关心建筑物。

安理会已多次肯定表示占领国为改变圣城特性而采取的行动一概无效。安理会有责任采取适当措施，阻止这种局势进一步恶化加剧。

下午12时45分散会